

□散文

春来草木生

王霞

农历二月末的日子，虽然天气还是寒冷，但我就是喜欢在园子里流连。不为别的，就为那小小池塘边的几株老柳。

江南多草木，园子里更是树木种类齐全。独独喜欢春柳，是故乡情结在心中作祟。

童年生活的北方，是个四季鲜明的地方。尤其是草木，春天明媚鲜妍，夏天热情喧闹，秋至五彩斑斓，冬来清冷素洁，你可以毫无障碍地跟上季节的节奏。可是江南就不是这样了。这里的四季，底色都是老绿的，香樟、桂树、冬青……高高低低的，哪怕是深冬，也都还浓郁着。当然也有一些落叶乔木，比如梧桐、海棠，可是这些大多是高大的乔木，若不抬头仰视，都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只有柳，它不高，相对庞大的树冠垂下细细的千万枝。春夏里是各种层次的绿，过秋天冬的斑斓后，叶子落得干干净净，让你明明白白地知道，这就是冬天啊。但不管如何，它们都离你很近，哪怕有一丝风过，它们也会轻轻飘摇，像是一种邀请。

所以，客居江南多年，早春时刻，最牵挂的就是这些柳树了。这时候的柳，看上去清冷萧瑟。你牵起一枝，瘦瘦的柳条上一个个米粒大的芽苞，硬硬地鼓着。轻轻触摸着，仿佛能感受到内里潜藏着的勃勃生机。这芽壳是压抑，也是保护吧。不过，毕竟是江南的二月，只要留心，就能捕捉到那若有若无的浅浅春意。就说这脚下的草坪，枯黄陈绿中，一簇簇的清新草芽都探出了小脑袋。要不了多久，几场雨过，就遍是绿茵茵的一片连一片了。

“最是一年春好处，草色遥看近却无。”没错，我也是这样觉得，无论南北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秩序：二月的春好，那草色淡淡映入眼帘，春天的世界就更好换了一件漂亮的新衣。于是，一切都在这淡柔和的新绿上，一日日地生动、温暖起来。

至于说纳兰性德“多事年年二月风，剪出鹅黄缕”的新柳，即便是江南，也是要稍晚些出现的。总要过了五九六九，才真的可以沿河看柳。一般这时候，我经常在午后驱车去往江边。防洪堤

下，是一片宽阔的湿地，遍生着柳树。此时的柳树，新的芽叶早已经冲破了芽壳的保护，青葱的，见风儿长。柳穗还没扬絮，就卧在对生的小柳叶间，像乖巧的蚕儿。站在大堤上，一眼望去，长长的柳树林，嫩绿中染着鹅黄，如轻烟一样迷迷茫蒙，给澄澈的江水镶上了一道明亮的花边。满眼“扬子江头杨柳春”的我，只有喜悦，根本理解不了“杨花愁杀渡江人”的意境。

春野踏青时，除了渴望观赏春色，我还喜欢挖野菜。在我看来，田野里的这些草木，承天地雨露阳光，自由地生长，是大自然的恩赐。

初春时的野菜，不论是蒲公英，还是荠菜，虽然口感柔嫩，也是满嘴春天的味道。可是我建议你，留一点耐心。让它们有足够的时间汲取春天的精华，孕育出更浓郁的滋味。这时节的野菜每每让我想起母亲唠叨的往事，心中就总是泛起酸楚，吃在嘴里也总是有丝丝苦涩。

母亲亲历过抗日战争。她说小时候兵荒马乱，遇到荒年，生活更是困苦。十年有八年粮食不够吃。人们都盼着开

春，春天草根救命粮呢。那些苦苦菜啊、婆婆丁啊，一点点芽芽就被挖走了，连新生的杨树叶都捋回家吃了……

想一想，我喜欢草木，就是源于母亲。孩提时的家园，阔大的院子里满植花草，除了白雪皑皑的冬天，其余的日子都是花团锦簇。虽然没有什么名贵花卉，但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春天有芍药、含笑，夏天是扑啦啦一片的扫帚梅，秋天里各色菊花就成了主角。阳春时节，母亲常常一边浇水一边哼唱评剧的“报花名”：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桃花艳/李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听着看着，便觉得那清贫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在我心里，草木更是有品格、通人情。它们应季而来，随季而去，从不失信于岁月。

所以，二月末的日子里，最美的事儿就是去亲近这些草木。它们能让你跟着春天，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细细体会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幻，岁月的脉动。在静默中与草木交心，便能感悟到自然万物的真情。

□诗 歌

春天，这是忘我的季节

李永刚

春天，这是忘我的季节
顾不上左顾右盼
天地万物可着劲儿
静静地酝酿，静静地变幻

冷酷与寂寞终于退场
美好就在一个早晨而来
蓦然惊叹

小小的花骨朵使劲地鼓出来了
小小的芽芽急切地把头向外探

世界好似不声不吭
那些醒得极早的鸟儿
早已感知天地之变
无所顾忌，把看似体面的安静
叽叽喳喳叫翻

一缕温馨可人的风吹来
春天便飞起来了
老成持重的目光只有陶醉和仰望

这个季节
可以舒心地笑，开怀地歌唱
可以跑步，或者在草坪上打滚
可以站在一块石头上
用磨砺过的目光
打量稍纵即逝的时间

一场潜入夜的雨，文雅腼腆地落下
春天便轻轻地走了过来
那些漂亮的诗句已经老成古典
吟唱已是多余

此时，最舒服的感觉
就是春雨
慢慢打湿自己
在这温文尔雅的雨水面前
灵魂已经俯首称臣
成为风，成为雨
成为层层涟漪的湖面

春天，这是忘我的季节
蚂蚁有蚂蚁的繁忙
骏马有吃草的安闲
燕子在浩瀚中启航
鸭子陶醉地把头扎入水中
或是昂首对着天空自由自在地发

言

一切都在执着于新的出发

天地万物不负春光
娴熟地绘一幅春天的画卷
春天，实在是忘我的季节
挖第一把荠菜
便感受了春天生生不息的本源
摘第一把嫩绿的香椿
便领受了春天的新鲜
采一篮薄薄鲜鲜的榆钱儿
便采到了稚气未脱的童年
掬一捧属于这个季节的山泉
便有了入骨入髓的春天的甘甜
饮一杯青绿的明前茶
便走进了溢满茶香的春天

□微小说

等待

何圣林

面前是一座孤零零的墓，墓正前方立有一块石碑，碑前有一束鲜艳的塑料花，四周并无荒草，只有碗口粗的松树上爬满了常青藤，在细雨中静穆。

这是我父母的坟墓。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细雨霏霏的上午，在上学的路上，因为自己的贪玩，烧着路边的荒草……埋葬父母的那天，我目睹四周焦炭一样黑的松树，发疯似的逃离这座山林。

这一逃就是十五年。十五年来，那场大火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惊醒，我都惊恐万分，泪如雨下。

有些事情终究是要面对的，特别是那场大火。今天，我开车带着未婚妻来看望父母。本以为，这里会荒草萋萋，可眼前明显是有人来打理过。我转头想问带路的护林老人，却见老人跪在墓前，喃喃自语。

我没打扰他——是英雄都会有人来祭拜的。我拿出纸钱，准备点燃。

住手，不能烧。老人忽地站起来，使劲按住我的手。

我挣脱老人的手，愤怒地说，怎么不能烧？再说，还下着小雨。

地表看起来潮湿，可埋在下面的松针一旦遇上明火，就会燃烧。老人朝墓望了一眼，哽咽着又说，当年，你父亲是这片山林的护林员，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我没听，趁他离开时，烧了纸。

那场大火是你烧的？

是。老人蹲下身来，抱头痛哭。

一瞬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握紧拳头。

未婚妻紧紧拽住我，向我摇摇头。

我跪在墓前，失声痛哭。

老人停止哭泣，悠悠地说，从牢里出来后，我申请当了护林员，并守着这块墓。这么多年过去了，山中的坟墓都迁往公墓，你父母的墓地也早预留了，就等你回来。

□随 笔

深谷仙境

黄学礼

离开喧嚣的城市，渐渐进入重重叠叠的苍翠群山。

沿着狭窄的小径，一路爬坡，九曲十八弯，用了四十多分钟，才来到山顶。映入眼帘的是陡峭无比的山谷，打开车窗，清新空气迎面扑来。转到开阔处，看到更多的远山，宛如海上起伏的波涛，汹涌澎湃。

我们还沉浸在深谷的美景之中，山庄忽然出现在眼前。下榻之后，我发现这真是个好地方，四周群山环抱，仿佛是一个天然的聚宝盆，中间有一片平整的山地，清澈见底的溪水如同彩带一样环绕山间，最亮眼的要数那个碧绿如玉的小湖了，如同镶嵌在半山的一块绿宝石，让人心生欢喜。房子依山而建，是旧的客家土楼改建而来，开门见山，侧面有一棵千年古树，古朴自然。真是个读书和静养的好地方！

青山、绿水、碧草、翠竹……深谷流水，万籁俱静，惟泉水淙淙，疑是十万八千里外，月宫嫦娥抚琴击筑，天籁之音仿佛把我带入了神仙境界。

来到二楼的阳台，坐在那张绿色的藤椅上，拿起几本书，翻开，沉浸在如痴如醉的世界里。

忽然不知哪里传来一阵竹笛声，节奏时而低缓时而急促，跌宕起伏，绵延不绝，余韵隽永，渐行渐远……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整个山谷沉寂在一片寂寞半忧伤的声响以及绿树环绕的清冷中，叮—叮—咚—咚……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也化成了一个音符，随它飘了起来。

流水渐深，如细雨润物，似乳燕呢喃，如蟋蟀低唱，再后来，融合成一个漩涡，越游越远……

入夜时分，一盏油灯亮了起来，照得旁边的古树幽幽如画，远处那朦胧的星光，那黑乎乎的山，那黑乎乎的林木，引人遐想……

第二天一早，我在晨光中醒来。一声清越似百灵鸟的啼叫率先跃进耳中，接着，阵阵的松涛，深谷下潺潺的溪流声接踵而至，充满了整个早晨。推开落地窗，来到阳台上，见到了七叶树、高山榕、女贞子、红枫树、山毛榉、山稔果、乌桕树！见到了野香蕉、野菠萝、山胡椒、野荔枝以及野蜂、蝴蝶、知了和山蜻蜓！几只黄鹌鸟飞了过来，停在走廊边上。我微笑着看着它们，在心里说，让我们一起享受这天赐的美妙晨光吧。

沿着潺潺小溪，来到碧绿如玉的湖泊边，不知是水的原因，还是那些浮游植物，让整个湖面绿得动人心魄，一阵山风吹来，夹着那些山茶花与椿芽的芳香，沁人心脾。

忽然，一只白鹭，在那青翠欲流之中轻轻跃起，真像一个圣洁的林间仙子，掠着微波的湖水，一点点地清洗自己美丽的胴体……接着，我看到一道弧光掠过水面，那是另外几个仙子，飞向风摇云涌的杉林，飞入婆婆的枫林，飞入流火般的乌柏林，飞向彩色的晨霞，飞向深远的山谷……



晨 雾

郭润萍 摄

□小小说

带鱼头

汪志勇

老张的儿子小张在上海已经有五年了。他只有大专学历，在人才济济的魔都，想找份理想的工作难于上青天。

老张自小上数三代都是农村家庭，亲戚中也没有出人头地能拉上一把的。老张也是个倔强的男人，凡事都靠自己，16岁出来到化肥厂打工，一干就是30余年，其间结婚生子，日子倒也算过得融洽。

小张毕业后，并没有回到本地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沿着老张的路走下去。年轻人都比较有想法，不喜欢一眼望不到头的的生活。于是小张不顾老张的反对，去了他认为最能实现梦想的地方——上海。的确，闯荡上海滩，早就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憧憬。

扮过卡通人物发传单、推销过保健品、卖过小件杂货……在上海这几年，小张才知道什么叫“生活艰辛”，也突然发现洗发水除了飘柔、海飞丝，还有洁柔、海顺丝，等等。

好在野百合也会有春天，石头下的野草终究会有破土成长的一天。小张在一家“我爱我家”的房产中介站稳了脚跟。这几年房价涨得快，人都有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今天两万一平方米，下个月就两万三，下下个月可能已两万五，终究有熬不住入场的人，这其中就有刚需的，也有想趁机捞上一把的……小张凭着以往卖保健品练出来的

“甜嘴巴”，年终业绩做到了这家连锁中介的第一。老板数着大把的钞票，嘴巴咧得合不拢，奖励小张去旅游。

旅游回来后，小张回了趟家。老张用饭卡在食堂里切了半斤卤肉，炒了两个小菜。爷俩边喝着古越龙山酒，边唠着家常。“爸，我在上海五年了，想在那里定居……”“我懂。”老张点点头，啥也没说，一仰头，喝光了杯里的酒。

第二天，老张带小张去银行，把二十万元转到小张账户。小张看到卡上的数字，怎么也想不明白，年收入才三万多块的父亲，怎会有这么一大笔存款。

小张也没多想，带着钱回了上海。回家前他已经看中了一套房子，房主急着出手。巧了，加上小张自己那点积蓄，这钱正好交首付。

而老张下班后，又去了菜市场，卖鱼的摊主远远看见他：“老张，我都给你留好了。”

晚上，老张就烧了一个“荤菜”装在盘子里，在桌子上摆好酒杯，倒上一杯炒菜用的散称黄酒，夹起菜，舔了一口，然后眯一口酒，心里美滋滋的——儿子终于在上海立足了。

那盘子里的带鱼头，眼珠子湿漉漉的，不知道是替他高兴还是难过。这些年，只要儿子不在家，这一个一个卖鱼老板准备扔掉的带鱼头，就成了老张餐桌上固定不变的下酒荤菜。

□小小说

燕子飞飞

徐仁河

来了四五对燕子夫妻。青的岳父眼尖，说，都不是外人。那对老燕还是去年那对夫妻；那两对年轻一点的，应该是去年老燕的雏，如今都开始组成新家了。青的妻子嘴巴一撇道，爹，你证我们的吧？这些燕子都长得差不多，哪里就分得清！青抱着女儿乐呵呵地看着燕子们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女儿噘着小嘴，嘟囔着，鸟，鸟！

那天早上，妻子在屋檐下给女儿喂粥，女儿可能嫌米粥没有放糖不好吃，紧抿着嘴左右不肯。一只家燕这个时候飞了进来，屁股一夹，一团“浓墨”掉了下来，不偏不倚落入了粥碗。

因为女儿的顽皮，妻子本来就很恼火。还有她昨天换下来的一件新买的衣裳，晾在屋檐下，也被鸟粪染了。这下她来了气，丢下女儿，找了根长竿，把屋檐下的燕窝一股脑地捅了下来。但是她很快就后悔了，地上除

了一个破碎的泥土和稻草垒就的燕窝外，还有几枚鸟卵。甚至，甚至还有一枚已经孵出了肉儿的雏燕，此刻却青水黄汤地流了一地。女儿也被妻子的举动吓住了，坐在立桶里哇哇大哭。等青和岳父闻声赶来，却已经迟了。

那天晚上，出外觅食的燕爹燕妈回到家中，发现燕窝没了，它们绕檐低回，悲鸣唧唧。也是那天晚上，女儿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小小的人儿可怜巴巴地伏在青的怀里，瑟缩不止。

第二天，青和妻子把女儿带回了城里，打针吃药，吃药打针，三四天过去，仍不能退烧。跟他们一道回城的岳母见状说，得赶快请人帮忙收惊。收惊，其实是过去乡下小孩无法退烧，缺医少药之下转而向神灵求助的办法。

岳母说，小孩子的魂魄很贪玩，有时候

被什么东西一吓，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必须找人把它收回来。这虽然是老人的无心之语，青一向不信这些的，但听了仍禁不住冷汗直流。

也不知是药物起的作用，还是别的什么，女儿的烧热第二天居然奇迹般地退了……

再度带女儿回到乡间，已是半月之后了。听岳父说家中筑巢的老燕自那晚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妻子闷闷不乐地听着这些，她扯扯青的衣襟说，要不，我们再筑个巢还给燕子吧！

说干就干，他们找到一个木头盒子镶在了原来的燕窝的位置上，再找来一些稻草塞在内里，燕窝下面吊了一顶斗笠去盛装鸟粪。还做了一些装饰，看上去和原来的并无二致。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燕子始终没有来。转眼夏天就来了，再住下，就该是秋天，而后冬天……

青抱着女儿坐在屋檐下，数着庭院中的朵朵棉花。女儿努着小嘴，不住声地道：鸟，鸟。青安慰她说，它们就快回来了，等你学会了走路和说话。

小小人儿把头点了一下，又一下。